



隋書卷七十七

西川屯鳳崗
氏閣南開

列傳第四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

結轡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
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
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
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八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
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
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
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
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
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
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

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
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
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
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
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
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
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
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
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奉置涼處餽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
嘗執蓋夏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
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

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贖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鸚鵡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為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

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廣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旣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

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贖贖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木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月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步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

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
曳長裾藉玳瑁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樂其崇貴也
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
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
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
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榆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
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
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鸚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濟
燕南餐客河朔惰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
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
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

班驥阜挾太山而超北海北報德而非難埋崐崙以爲池匹酬恩
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
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
稱玉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修若切在
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資米五
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
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
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
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贖答曰謹按漢
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
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
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

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贖曰
何處有羊腸坂贖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
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
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圖志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
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
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
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
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即稱疾不起在路發疾
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贖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
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
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
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
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
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
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
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傅徐陵爲之刊山
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
師然後得道也晉書廣○宋本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
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
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木
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

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
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
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
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束帛
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
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
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
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
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木
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
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之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

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
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
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棹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
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墓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助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
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
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
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
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廡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
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
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楊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

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瑀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
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
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
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
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
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
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友恒執弟子之
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
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
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

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
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
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
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
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
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
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賙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
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
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
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

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終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

及古開
氏書印

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
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
災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
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失藝術或叙
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
者咸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
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
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
喪以孝聞梁盧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
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

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
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
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
陝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
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慆等議
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
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
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
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
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
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
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

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伊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慈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六百戶宣帝嗣

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

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曰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頴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詵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欵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鄠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

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旣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

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

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鑿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

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

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
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
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
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身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濟梁
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
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
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
於京城昂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昂哀憤慟哭忽見江
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
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

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
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
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
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
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
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
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
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
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塋長安期運將及
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
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群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
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

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至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畧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涇水縣畧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

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
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
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
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
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
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官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
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
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
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
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
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

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
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
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
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
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
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
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
諫率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
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
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

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

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并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

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絕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

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

伯醜記言云楊伯醜蓋古之驗古本自曰于技術蓋多不此不且真也皆皆不劣于我不同于也真象微之小者推測也

已而伯醜乃能矣
何安於易以為有
用邪至王弼之言
則至固嘗涉及
塗而不由于大
者亦不為無所知
也更其言、微有
海卷於不知及
趨向如何為不能
傳及三、使及有
致否為可惜也
孔子于易、創用
也、以以示後世、
目繁於此、學者
能領其旨、而不
為其所惑也

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
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
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
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
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
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
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
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
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
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
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
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

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
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
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其言隱者姓
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
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條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
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
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
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欽器圖三卷地動銅儀
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
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

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照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位，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法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

曾學記言云
胄玄改定新
曆。之前曆差
一日，莫知不足
此。蓋是時古太

初曆七万得至
亦曾玄可為
曆法与古不同
者三事。平自
得於心。趙古將
異者七事。自洛
下閎以年無不
由及以兄前失
且亥未久而差
已多。以夫老齊
二代。集二千餘
曆石數。後而六
無以術相攻
者。是天地日月
星辰固常運
以。而無預于
私智之區。耶。

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胃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胃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

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胃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胃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啟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

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旣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旣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

知其有

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

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

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

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汝

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

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

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

其妙資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

寶常於鄭譯樂以為亡國之音。及言不聲，淫而和哀。天下不久將喪。夫寶常亦以此技效隋，云亦而不用。既於北之，有傳之祚卒以不長。天下因許寶常為知不足。後不改隋，以而為寶常之。亦未知平。東。易。隋。以。而。為。存乎。

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

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
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
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
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活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
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
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
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
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
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
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
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
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

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
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
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官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

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
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
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
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
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未足遠擬古人皆一時
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忠貞堂
氏閣印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閹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

廣書本不
詳但應從

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
遷貿而皆得以保全北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
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叙其事為
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
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廣本妻勸驗知是
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
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
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
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
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

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犬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謾動致違忤
上甚恥之乃命高頰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
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
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
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弟陀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
也信弃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
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
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
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陔整崔
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

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
功臣子父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
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
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爲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
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
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獻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
著於彌諸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
屬艱危功高弗賞嗟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
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
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
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
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隋爲武喜縣公整爲千
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
勝計久而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
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
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
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逃開遠特爲千牛與
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
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隋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
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父之出爲郢州刺
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
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
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隋后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

母妹由是意阨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阨阨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阨婢徐阿尼言本從阨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于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阨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阨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阨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苗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竒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阨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阨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阨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阨未幾而卒煬帝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阨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緇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阨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歸傳

蕭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啓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啓稱藩於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啓爲梁主遣柱國于

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啓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啓薨，歸嗣立，年號天保。歸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漣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

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歷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遺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續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

天目宋本
目作首

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

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而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子琮，嗣歸者。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當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宇咫尺，陳人水滌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

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餽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鄒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

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特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旣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暹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

穢江都之變爲字文化及所殺
璣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
兵至荊州璣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
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璣爲
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詹巖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璣自以歸
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
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璣由是益爲衆所歸襲國
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璣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
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璣衆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戰而
敗璣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
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瓌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祕書
監陶丘侯瑀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
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
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
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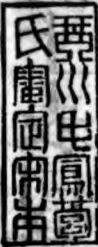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艸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

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道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吉廣宋本諱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取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

姜自誓著美前詩，卹媿不言傳芳。往誥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

行弒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
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
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
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
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
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
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具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
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
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
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
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
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
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
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
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
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
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
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
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
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知之遂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瀨石卽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鬥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犬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楊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

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
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
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
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
賚繡幟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
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
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瑨
以南康拒宋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
主至此晉王廣○宋本諱道陳主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
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
瑰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瑰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
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

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
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益出討佛智
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
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
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
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益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
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廼
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
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
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垂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
所以遣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益
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

舍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
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
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
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
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
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
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
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
首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
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
尉迴力戰死於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
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
慈背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
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
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
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
母恒坐胡牀於前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
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
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
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
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
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

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解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

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弟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友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洛書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竒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

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方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遺條上作獠儻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

趨捷者號爲餓鵲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講鷹隼犬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諷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肥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於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文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獻都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

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領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口廣宋本諱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諱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為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

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于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儵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娉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

破亡自可卽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群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詭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真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特進臣魏徵上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特進臣魏徵上

魏徵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間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母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官室大掠而還

昭列帝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焚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

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浪水之上王乘腰輦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媾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儺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

隋文一朝世念
不爲保麗止
叔子實不爲
彫保直云况情

賜高而重
善於理而
不能及也
義理
不足而
李諤
言者才
効放

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藩頓顙
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
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
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減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
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
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
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
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
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
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
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
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

屬就彼安撫王若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
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
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
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
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
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
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
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
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
少陳國朕若不存舍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慙慙曉示
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
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

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為王明年元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此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

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

逃至淹木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吏三年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辨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

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篳篥箏篳篥之樂投壺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勃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舳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旣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徃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

來獻方物屬與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舛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麀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

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辨髮繞頭以雜練及球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夫死有棺斂塋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

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糝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姪而妬其妻外姪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姪姪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者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旣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誠之曰我憐念契

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
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
多戰鬪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
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
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
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
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攻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
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
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
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

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
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瑠刻禽獸多闢鏤樹似橘而葉密條
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
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
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
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左織闢鏤皮并雜色紵
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
聲如珮綴錯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
鉞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
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輦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
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
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

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髻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爲媵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灸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麩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

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材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床黍麻豆赤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

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由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鼃鼃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玉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

萬一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倭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眾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

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襪戡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芥漆皮爲甲骨爲矢鏃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由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

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姪姪死者歛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瘞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

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聃羅國經都斯麻國回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卽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繇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

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
遽動干戈內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
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終
魏川中鳳園 氏閩南開甫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川中鳳園 氏閩南開甫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獠曰俚曰獠曰仵俱無君長隨山
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
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
者十餘國其事跡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
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
僕隸遂教之築官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
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
揚威將軍戴栢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

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褒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埤爲城屋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待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刃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卽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儺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甕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旣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於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智世記云云赤土南海中國也
官名服飾儀衛大抵於唐屬中國者不
能知可代你或衍以為異
或低以為妻夫彼安于國俗
之常不云如而更及如
又置百之如聖聖於中則異引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眊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

义

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又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

椰漿為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
 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
 而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
 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
 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
 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逢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
 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
 以纜駿舩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
 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
 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
 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白人奏蠡鼓婆羅門三人導
 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

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
 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不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為大國
 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
 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
 魚鼈猪螬蝟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
 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
 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
 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
 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
 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
 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于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鑪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璫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臍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

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剝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稊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於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

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婆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鮐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挈次曰獨訶氏挈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鑱其足碁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暎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

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
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
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
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終

西川中鳳圖
氏蘭西蘭中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鳳圖
氏蘭西蘭中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
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
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
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
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
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
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
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
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
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鬼涉歸死若洛鬼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鬼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阜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羅婦人裙襦辨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墓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廻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羆牛饒銅鐵朱砂

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羶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諸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汝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

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旣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旣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

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陀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官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爲

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羗城以西且未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二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餘眾以其大寶玉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

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羗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犛羴毛以為屋服裘褐披氊以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脂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為甚無文宴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

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中是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闕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翹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因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

靈鳳金城榆中人旣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爲王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于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褰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一貪汚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

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
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
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
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
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
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
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
國處邊荒境連猛狃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
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旣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
解辨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
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
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

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
沙忘阻奉齎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辨
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
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羶毳還爲冠帶
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
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
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其國有大小鼓琵琶正鼓空鼓曲

康國

重異音其大車音其湖盜其其人音利日高異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
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
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
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

汗女也都於薩寶水土阿祿廸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草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邠色波國曷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鍔沙財香阿薩那香瑟瑟麀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

國王女也都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卽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與兵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

去潑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二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鎗石硃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玉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

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陁

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上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鈇麋皮毼氈饒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鏐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市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鏐汗

鏐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荼

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
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
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
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
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
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
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潯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
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
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
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
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
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
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
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逃遮亦康
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
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

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
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闕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
以駝五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
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
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
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
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泮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
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
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穆國

穆國都烏泮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
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
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卽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則足沒家財或剝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鑛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毼毼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麀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揆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窳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鑛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更去剗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卽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

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繯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礮而居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首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絃妻其羣母及媵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儺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儺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賸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墓必集親寃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羃羅衣多毛毳

皮裘全剝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修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羗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磧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

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尸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卽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突厥

列傳第四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乎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則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歘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

部 落 出 於 宄 中 世 臣 茹 茹 至 大 葉 護 種 類 漸 強 當 後 魏 之 末 有 伊
利 可 汗 以 兵 擊 鐵 勒 大 敗 之 降 五 萬 餘 家 遂 求 婚 於 茹 茹 茹 茹 主
阿 那 瓌 大 怒 遣 使 罵 之 伊 利 斬 其 使 率 眾 襲 茹 茹 破 之 卒 弟 逸 可
汗 立 又 破 茹 茹 病 且 卒 捨 其 子 攝 圖 立 其 弟 俟 斗 稱 爲 木 杆 可 汗
木 杆 勇 而 多 智 遂 擊 茹 茹 滅 之 西 破 挹 怛 東 走 契 丹 北 方 戎 狄 悉
歸 之 抗 衡 中 夏 後 與 西 魏 師 入 侵 東 魏 至 於 太 原 其 俗 畜 牧 爲 事
隨 逐 水 草 不 恒 厥 處 穹 廬 毳 帳 被 髮 左 衽 食 肉 飲 酪 身 衣 裘 褐 賤
老 貴 壯 官 有 葉 護 次 設 特 勒 次 俟 利 發 次 吐 屯 發 下 至 小 官 凡 二
十 八 等 皆 世 爲 之 有 角 弓 鳴 鏑 甲 稍 刀 劍 善 騎 射 性 殘 忍 無 文 字
刻 木 爲 契 候 月 將 滿 輒 爲 寇 鈔 謀 反 叛 殺 人 者 皆 死 淫 者 割 勢 而
腰 斬 之 鬪 傷 人 目 者 償 之 以 女 無 女 則 輸 婦 財 折 支 體 者 輸 馬 盜
者 則 償 贓 十 倍 有 死 者 停 屍 帳 中 家 人 親 屬 多 殺 羊 馬 而 祭 之 遠

帳 號 呼 以 刀 劃 面 血 淚 交 下 七 度 而 止 於 是 擇 日 置 屍 馬 上 而 焚
之 取 灰 而 壘 表 木 爲 塋 立 屋 其 中 圖 畫 死 者 形 儀 及 其 生 時 所 經
戰 陣 之 狀 嘗 殺 一 人 則 立 一 石 有 至 千 百 者 父 兄 死 子 弟 妻 其 群
母 及 嫂 五 月 中 多 殺 羊 馬 以 祭 天 男 子 好 樗 蒲 女 子 踏 鞠 飲 馬 酪
取 醉 歌 呼 相 對 敬 鬼 神 信 巫 覡 重 兵 死 而 耻 病 終 大 抵 與 匈 奴 同
俗 木 杆 在 位 二 十 年 卒 復 捨 其 子 大 邏 便 而 立 其 弟 是 爲 佗 鉢 可
汗 他 鉢 以 攝 圖 爲 爾 伏 可 汗 統 其 東 面 又 以 其 弟 禰 但 可 汗 子 爲
步 離 可 汗 居 西 方 時 佗 鉢 控 弦 數 十 萬 中 國 憚 之 周 齊 爭 結 姻 好
傾 府 藏 以 事 之 佗 鉢 益 驕 每 謂 其 下 曰 我 在 南 兩 兒 常 孝 順 何 患
貧 也 齊 有 沙 門 惠 琳 被 掠 入 突 厥 中 因 謂 佗 鉢 曰 齊 國 富 強 者 爲
有 佛 法 耳 遂 說 以 因 緣 果 報 之 事 佗 鉢 聞 而 信 之 建 一 伽 藍 遣 使
聘 于 齊 氏 求 淨 名 涅 槃 華 嚴 等 經 并 十 誦 律 佗 鉢 亦 躬 自 齋 戒 遠

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兒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他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

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勅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旣往之弊。以爲厚歛。兆庶多惠。

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鏖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卽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諫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

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祆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艸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癘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合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關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

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
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嘗榮定左僕射高頰右僕射虞慶
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
敗走遁去時虜饑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
衆旣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
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
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
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
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
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
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
平和使於沙鉢略誓廣○宋本諱時鎮并州請因其疊而乘之上不許沙

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
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
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例兩
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
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
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
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旣是沙鉢略婦翁今
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旣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
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
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鬻人長孫晟說諭之
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

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廣○宋本諱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

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項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勅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荅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

主賜姓楊氏編之屬藉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輒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沙富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閭

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旣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頴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揚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禰但持勒獻于闐王杖上拜禰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

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
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逐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

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頴率將軍王胥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勅染干與都速六樛滿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頴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

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
 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
 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
 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
 為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
 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
 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
 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
 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宋本諱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
 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
 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其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
 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

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
 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
 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於恒安廢為庶人詔楊素為雲州道
 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
 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
 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
 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
 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
 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
 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
 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
 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

啟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姒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憐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

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啟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啟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欵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旣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啟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足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

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鞞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啟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啟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獞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

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官有侯發闔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開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

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詔可汗令人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

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道於高昌東

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旣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關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

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
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
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
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
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
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唃蘇婆那曷曷謹紇骨也唃於尼謹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唃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
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陁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差蘇拔
也未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
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盟昏等近

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
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艸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
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
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書皇口廣○宋本諱北征納民大破

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
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
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
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唃爲小可汗處羅
可汗旣敗何莫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
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
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
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艸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為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共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眾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眾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眾遂北徙逐水艸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艸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兵動眾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垵統之契

丹

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
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
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
至夏則移向西北貨勃欠對二山多艸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
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
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
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蘧條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渡水則束
薪爲棧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艸爲薦結繩爲纜寢則屈爲屋以
蘧條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
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
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媾更將歸家待有
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
大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
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二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
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
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
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
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寇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
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
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
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
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以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
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

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
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
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
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
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
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
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
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
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
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
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啟
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反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

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
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竊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
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
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
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障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
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
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
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
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
育斯乃天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終

西川中鳳
氏國開南

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鳳
氏國開南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受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為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叅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存社汙宮彰必誅之蠱斲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益而彰者也今故正

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德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

彈馳驚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

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

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

言辭不遜多所陵轍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

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

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

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父之乃釋

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為右屯衛將

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

從駕驍果多關中人父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

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

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

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勢不還矣所部驍果

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

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

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

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

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

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

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

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

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

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趨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驚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鳩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遽相告語

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旣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艸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

公主策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玉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即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奉本字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饒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

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關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尅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輜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

王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鬪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讐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王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人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任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

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
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
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
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
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
及事中旣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
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
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
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
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
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
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
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勦力
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
戡曰本殺昏王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
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
帝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閣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
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
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
鎮徐州化及敗後歸于大唐卽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
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樛徙居新豐頹樛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

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二年突厥圍帝於雁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艸而臥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鰲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

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
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充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
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別用
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
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
有發露充爲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
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
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
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
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旣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
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
詔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喜城中不敢復出宇文
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馬盧
楚奉侗爲主何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
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
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
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
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
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閼等與戰
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
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
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
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

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交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伺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伺令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密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韋節諷伺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伺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千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千一者主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卽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

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旣而廢伺於別宮僭卽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爲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爲讎人獨孤修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爲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叅軍高智惠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左除二州賜縑千段

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綿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爲羣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郇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旣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

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洛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于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內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悞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鳩毒豐深指鹿事切食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殞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

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隋書八十五卷終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雜錄書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目類至於

編年紀傳並闕其體雜錄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

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綿歷

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喬

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祕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

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

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

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

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

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祕閣後又編第入

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

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修疑當時先已刊修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眾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按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修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敕修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祇為一序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十五日

敕差官校勘

時命臣段岳壁提點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讀命黃熾代之

仍內出版式雕造



馮定遠嘗為余言十七史自三史三國志以外惟宋書與隋書最為整齊丁未夏日閑窓獨檢隋書紀傳詳讀乃知定遠之說不謬沈隱炭之叙事有左氏道風魏文貞之評論俊偉光明實勝於沈之立言也皇甫持正每歎讀史之家於三史之外不甚精求致使六朝諸史未有知者余欲通讀史記以下諸史揆其趣旨用意章古人之學欲未如能遂身志也

葉鶴汀記

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